

《读书》三十年精粹（1979-2009）

《读书》杂志编

Dushu

灵蛇之珠

《读书》笔谈精粹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读书》三十年精粹（1979-2009）

《读书》杂志编

灵蛇之珠

《读书》笔谈精粹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2011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中文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灵蛇之珠：《读书》笔谈精粹／《读书》杂志编辑部编．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8
(《读书》三十年精粹：1979～2009)
ISBN 978-7-108-03760-2

I. ①灵… II. ①读… III. ①书评—中国—现代—选
集 IV. ①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30662号

责任编辑 李学平

装帧设计 罗 洪

责任印制 郝德华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22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11年8月北京第1版
2011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16.375

字 数 366千字

印 数 0,001—8,000册

定 价 42.00元

出版前言

由我国老一辈出版界文化界人士创办的《读书》杂志，迄今已走过整整三十个年头了。

自创刊伊始，《读书》即以继承中国知识人的淑世情怀和传统自任，以思想开放作为自己的旗帜，致力于拨乱反正，恢复汉语写作的博雅风范。

作为“以书为中心的思想文化评论刊物”，她尽力体现当代中国知识人的所思所感，展现他们丰富多样的知性与感性生活，满足他们多方面的文化需求。应当说《读书》杂志的这一定位，使其在长达三十年的历史进程中，在当代刊物之林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个性。

《读书》杂志长期致力于从当代学术文化领域中抽绎出较具普遍意义的思想文化内容，将它们呈现给读者。而杂志的终极目标，则是致力于形成一个以相互批评、相互交流、共同探讨为特色的知识分子文化。

她倡导承继中西文化中源远流长的文章传统，用形象、生动、活泼的文字风格写作，注意提升思想文化的品位与鉴赏力。由于创办《读书》杂志的前辈们，努力倡导恢复汉语写作的博雅风范，高度重视杂志的文体风格，那种文理并茂、形式与内容俱佳的写作风格，曾给知识界留下了经久不灭的深刻印象，在这一文体风格的背后，不仅

仅只是文风活泼、讲究趣味而已，而是东西方文化早从古典时代就已发萌的关于博雅通识教育（Liberal Education）的人文理想。从古罗马人的“自由七艺”到古代儒家的“六艺”，用马克思平生最珍爱的西塞罗的格言来说，就是“人所具有的我都不陌生”。时代在演进，社会在变迁，但无论人类在知识上取得多么巨大的进步，学术文化方面的分工如何日益专门细密，这一人文理想却永远也不会过时。

为了追求这一人文理想，《读书》杂志努力展现包括中国文化在内的人类文化世界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思想文化不仅仅是用作抽象思辨的学术概念，也具体体现在包括文学、艺术、影视、戏剧、美术、建筑等等在内的各种文化门类之中，因此创刊三十年来，她也不断刊发这方面的文章，以不断扩张读书界的文化视野。

《读书》杂志重视广义的以谈书品书为主题的文章。长期以来努力发挥书评刊物的积极引导作用，品评月旦，择优汰劣，在为读者筛选和过滤信息、提供可靠的购书和阅读指南方面，逐渐形成了一定的公信力。

《读书》创刊的这三十年，中国社会已经并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作为当代中国思想文化演进的见证者，《读书》记录了这个时代各种思潮的起伏跌宕，兴衰际遇，也映现出思想文化界忧戚喜乐的感情律动。

在《读书》创刊三十周年之际，我们从三十年来的已刊文章中选择精粹，依循杂志自身的风格特征，按思想评论、文化评论、书人书话、笔谈、美文五个门类共六册编辑成书，以满足不同读者群体的阅读需求，同时也是答谢那些在三十年间始终不渝支持我们工作的读书界的朋友们。

2010年12月

目 录

出版前言	1
------	---

如实最好

解放“内部书”	雨 辰	3
读马列书所为何事	扶 摇	5
提倡编目录书	谷 林	7
“不改好”	华 然	9
文雅一点，科学一点	陆 氧	12
厚的著作和薄的著作	赵鑫珊	15
“连珠”略说	陈汝法	17
科学方法是什么？	邱仁宗	20
教育必须有爱	梅 沙	24
求甚解反失其解	吴 方	28
一封信引起的感触	萧 乾	31
真话难讲	贺星寒	34

书籍的困惑与困惑的读书	漆永祥	38
怎样“介入”	霍 军	44
读鲁思屑	邹元宝	49
城上已吹新岁角 窗前犹点旧年灯	王振忠	55
倒骑毛驴的阿凡提与信息时代	索 颀	60
智者千虑	陈红民	67
我说“知识分子”	王培元	72
如实最好	徐公美	76
回译的困惑	朱 徽	79
“误书亦妙”	王东杰	83
阅读钱穆	张 元	87
药鸩武大郎?	王道还	91
文献综述与学术谱系	熊易寒	94
被忽略的“两种自由”概念	唐 科	97
一个词的遭遇:“不可思议”在晚清	王 敦	102
世间已无刘铁云	刘弘远	107
意见一致,判决无效	何柏生	113

说短论长

从蝌蚪尾巴想开去	肖 琰	119
说短论长	劳 柯	121
“遵守文字论战所应遵守的一切规则”	赵建文	123

读书与走路	牧 惠	125
戏台天地	汪曾祺	128
苔的意趣与茶的滋味	陈蝶沁	132
钻他故纸，驴年去！	葛兆光	141
雅赌与俗装	孙 津	146
是句号，还是问号？	王 林	153
听雨·看月·弄水	胡晓鸣	158
禅房花木深	章亚昕	163
x 与 y 的模式	季羨林	168
救治“单科囚室”综合症	赵毅衡	170
此情可待成追忆	李公明	173
屠龙无技	秦 凌	175
另一片风景	陈思和	178
商品大潮与文化沙滩	张抗抗	181
失落的到底是什么？	扎西多	186
西南联大的启示	谢 泳	190
还那女孩子一个真实的形体	李汝伦	194
京海两难	吴福辉	200
诺贝尔文学奖有世界意义吗？	资中筠	207
“见义”与“勇为”	张宇燕	211
生活在“别处”？	李 锐	215
佛寺与宗教学系：相隔有多远	何 云	219

日记是可怕的	聂作平	223
想象：被搁置的天赋	周泽雄	228
谁“懂”音乐	姜云生	235
从“建筑之树”说起	顾孟潮	239
从服装开始的改革	葛剑雄	245
文人的青春——文人的病	毕飞宇	254
月是古时明	朱志泊	262
“反礼教”的误读	薛磊	269
裤子与遮羞布	野夫	273
城市需要什么样的广场	石言	277
与其他错么还不如你错	苏迅	282
英语是如何“热”起来的	何南林	285
有趣的“平均数”渲染	王则柯	289
天地人神的游戏与人的狂欢	余虹	295
医学的“混账”	王一方	300
真实的幻象	夏雨天	304
儒学遭遇的当代挑战	石勇	309
消费时代的“物”与“人”	黄专	314
“兰亭论辩”中的知识分子们	曹洋	319
不能遗忘的餐芳往事	刘净植	324
库哈斯嘲弄了谁？	金秋野	330

蜻蜓点水

理论文章的风格和个性	周修睦	337
读史一得	燕 祥	340
义利论	如 搬	342
文化·寻根·语码	陈平原	345
知不知，上	黄秋耘	351
对个人幸福的追求	李银河	353
腐败的正负功能	郑也夫	358
“私人警察”和政府职能	俞 燕	364
千古一问	袁其拉	367
知识分子和生活	崔卫平	371
论坛上的使命感	李连科	376
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	忆 洵	380
略谈思想的作用	林毓生	385
政治冷漠是不是坏事？	燕继荣	388
“大事业”情结	郑异凡	391
警惕“真理”	雷 颐	396
优越论与国家犯罪	刘维成	401
经济学的误区	王 炯	404
蜻蜓点水	何光沪	408
准学术	卢敦基	414

豁出“生存”搞“发展”	吴国盛	418
苏哈托的宿命	徐 恕	427
格式化, 异化	朱剑利	432
自由之一种	李世杰	436
研究乡民的公法权利	夏 勇	440
承平日久 莫忘灾荒	包泉万	444
谁想要世界一流大学?	韩水法	449
“生活政治”是一种什么政治	红 苇	459
新的未必是好的	房 宁	464
三权的历史含义及其相互关系	霍伟岸	467
“行政分权”话古今	张 鸣	470
小岗村的悖论	王晓毅	474
“诱民致富”与“政府致负”	吴 毅	478
存在着, 仅此而已	袁筱一	484
学者的良知与市侩的手段	孙 郁	493
谁是最可怜的人	刘再复	502
傲慢与自卑	汪丁丁	508

如实最好

解放“内部书”

雨 辰

前些天，听到一位同志偶尔谈起内部发行图书的情况。据说，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七年，光北京的各出版单位内部发行的图书就将近一千五百种，有的出版社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图书都是内部发行。内部发行的书太多，读者看不到，买不到，也就显得这些年来“书荒”现象更为严重。

一些书之所以被定为内部发行，据说“理由”颇多。

“理由”之一，是“唯心主义、修正主义的东西，不宜公开”。被列入这类的是否都是吓人的毒品，姑且不论。就算是吧，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在受了多年马列主义教育的人民的面前，这些东西就那样可怕吗？例如，马赫《感觉的分析》，伯恩斯坦、考茨基这些老修正主义者的言论集，难道人们一接触，就染成不治之症？其实是杞人忧天。我看，让我们的青年（当然是能读而且愿意读这些书的青年）接触这类反面教材，也算是经风雨见世面，不做“温室的花朵”，有何不好？至于研究工作者需要这类书，就更不待说了。

还有不少可以斟酌的“理由”，这里不一一罗列。叫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像《通鉴纪事本末》、塔列尔的《拿破仑传》、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这类研究历史的资料书、学术论著，有什么理由不能公开发行？

多年来，内部书要按级别分配，也是一大发明。某些书“限省军级”，某些书“限地师级”，似乎级别越高，保险系数越大，而真正需要它们的研究机关和研究工作者，却常常望书兴叹！这些要“保险”的书，成了政治待遇，有权购买者不见得去浏览，而不少则流入一些青年之手，辗转传借，以致不明下落。有位同志慨乎言之说：“内部书在知识青年中泛滥成灾。现在真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内部书。此风不戢，如何得了。”我倒不是说这些青年不可以接触内部书，而是证明按级分配往往同力求保险者的原意大相径庭。

最近，听说出版部门在扫荡“四人帮”的妖氛毒雾之后，思想大为解放，原来内部发行的《战争风云》准备公开发行了，照老框框本要内部发行的《西行漫记》、《尼克松回忆录》，也决定公开发行。这确是读书界的一大喜讯。我希望出版界的同志们思想更解放些，让更多的“内部书”突破框框，解放出来，公诸读者。

（原载一九七九年一期）

读马列书所为何事

扶 摇

在一位理论工作者的书室里挂着一条横幅：“读马列书所为何事。”这条横幅很好。特别是对于一些领导干部，能够经常想着这个问题，的确是非常必要的。

据《宋史·文天祥传》载，文天祥抗元被俘后，宁死不降，英勇就义。他死后，人们发现他写了这样的话：“读圣贤书所为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那位理论工作者书室里的横幅，显然是从文天祥这话脱胎而来的。我们处在同文天祥完全不同的时代里，我们读的马列书是客观规律的科学总结，它所揭示的真理是旧社会的“圣贤”们无法理解和接受的。我们为了捍卫和实现马列主义的真理，为了谋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根本利益，应当不惜任何牺牲和代价。“读马列书所为何事”这个问题，可以说是每时每刻都在考验着我们。

不少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千千万万的先烈们，都用出色的答案，回答了这个问题。在新的一代中，如张志新同志，也是一个光辉的典范。他们都是“庶几无愧”的。

但是我们也有那么一些干部，挂着马列主义的牌子，居功自傲，大搞特殊化。老百姓还是那么困难，现代化还是一个长期奋

斗的目标，他们却不顾这一切，自己先就“现代化”起来了。他们不仅为自己打算，还要为自己的子孙营造安乐窝。还有一些干部，千方百计为上级的所谓“利益”打算，不惜在他的上级和群众之间造成一堵墙，有意无意地趋奉上级。又有一些干部，弄虚作假，欺上压下，或者颠倒黑白，为虎作伥。至于见风使舵，或者明知不对也不吭声的，更是不在少数。如此等等，难以尽述。我们不禁要问：读马列书所为何事？

在恢复和发扬党的光荣传统的过程中，这个问题不是值得深思的么？

（原载一九八〇年一期）